

台州百匠探奇 24



修复的茶碗盖



修补的瞬间



巧思的源泉



锔瓷的工具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这是中医行当里的名句，锔瓷匠人魏胤却将之视为座右铭，置于案边。

锔是指用锔子连接破裂的陶瓷器。谚语“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就是来源于这门传统技艺。旧时人家的锅碗瓢盆，但凡陶瓷的，一旦损坏，会请走街串巷的锔瓷匠人到家修复。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就有锔瓷的场景。

时至今日，街头有此手艺人已无迹可寻，锔瓷逐渐冷门。年过半百的魏胤，身处黄岩城南一隅，家中不到20平方米的车库，就是他的工作间。6年前，他走进这方小天地，开始他的修补人生。如今，他早已名声在外，圈内赠其雅号“锔座”。

闻道：半路出家

魏胤与锔瓷的相遇，颇有些久别重逢之感。

从小喜欢动手捣鼓的他，对于锔瓷最早的记忆，还是幼时随爷爷到家中补缸。看着大人对残缺缸敲打折腾，最后恢复形状，只是多出一道无伤大雅的奇异“伤痕”，这给魏胤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锔瓷中的“粗活”，主要应用于民间较为粗糙的生活用品，而一些更精致的瓷器，则需要“细活”的技艺。

多年后，魏胤能修家电家具，亦能水电维护，甚至发明过一个拿到专利的聚能集热炒锅，成了朋友圈里的手工“大神”，却从未碰过锔瓷。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朋友的紫砂壶摔碎，抱着“试一试”的念头，送到了他手中。

“在那时的我看来，这是难度很高的事情。瓷器浑然一体，破损一角如人断指，我没有信心修好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魏胤如是说。

既然没有信心，只能先搁置一旁。过两天再看一眼，思考一二，依然无从下手，留下几分心痒。

或许还要归功于人到中年的索然无味。家长里短，诸事琐碎，加上那一阵女儿课业忙，原本就日渐了无趣的魏胤，在家甚至连电视都不能再看。

终于有一天，与破损紫砂壶顾无言的魏胤下定决心——时

魏胤说，锔瓷是雪中送炭的技艺，但更要锦上添花。



铜瓷既是修物，也是修心。他总是提醒自己，修补瓷器，也就是在修补他人生活，将心比心，唯有用心。



魏胤：修补人生

本报记者陶子骞/文 李洲洋/摄

隔近40年，或许真的可以“试一试”，捡起儿时记忆中的那个技艺——修好它。

但推开锔瓷技艺的大门，魏胤才知道，这活对自己来说并不像日常修理家电般简单。尤其是“细活”的工序更为繁琐，技巧更为复杂，锔瓷匠人多有传承，还有派别之分，不是随便就能学到。

越了解，老魏越着迷于这化腐朽为神奇的技术。许下“雄心壮志”的他再不肯轻易放弃，毅然北上学艺。在这个年纪，要人这样一个行当，身边的朋友大多不置可否，直到后来，有人说出真实想法，“我们以为你疯了，怎么可能学成啊！”

如今，魏“锔座”坐在堆满工具和瓷器的工作间，听着朋友夸张的表述，正凝神静气为杯口银边抛光的他一笑置之，手中锉刀稳定而灵巧，动作行云流水，六角瓷杯的包口处渐显圆融，哪里还有半分昔日的忐忑。他已修补了800多件瓷器。

平日里不可说的离乡过往里，是一次次求艺时碰的壁和失望而归，而这一切换来日后撞破南墙的博采众长。

入道：修补生活

第一次见到魏胤的锔瓷作品，修补前是一个上有莲藕图案的紫砂壶，碎成三块。

客人找上门，要修的瓷器，这类茶壶器物最多，最寻常，却也不好修。壶虽一样，破损情形却是千奇百怪。有壶体分家的，有只缺一角的，也有壶嘴、壶钮刚刚断掉一截的。茶器的款式花样也不尽相同，其中寓意多有讲究，不能随便更改。

这些因素都影响着锔瓷匠人修补的方法。譬如缺口处若用青花增添新图案，内容能否与器物原本主题呼应，锔钉附着的位置是否美观，都要在动手前确定方案。

以锔钉缝补碎成三块的紫砂壶，对魏“锔座”而言，并非难事。难的是壶身上的两处大缺口，该用什么纹饰与莲藕配对。一处缺口位置偏下，以荷叶遮盖，倒也相得益彰，另一处缺口偏上，若是不怕沦为平常意境，自是理所当然地用荷花样式较为保险。但魏胤偏偏就属于在这种地方死磕的匠人，不免又思索到深夜。

最后，第三个缺口的图案选择了一只螃蟹，即为“荷蟹”，取意“和谐”。

在魏胤看来，彻夜难眠，反复推敲后的些许“不寻常”，是那些“寻常”破损器物“起死回生”的灵魂所在。而绞尽脑汁改良创新的种种技法，反倒成了完成巧思的辅助之物。

除此之外，魏“锔座”犹有“怪癖”。人家送来破损瓷器，他几乎不接急活，往往要将瓷器放上几日，不时观赏把玩。他说他是与这些器物“培养感情”，如此下手之时才能见犹怜，不至随意。

“即便那些器物再寻常，对于物主而言，每每有着特殊的意义。”魏胤这般解释，“锔瓷是雪中送炭的技艺，但更要锦上添花。”

随着声名愈盛，寻其修补瓷器的客人不再仅限于台州一市，而是遍布全国。修的瓷器多了，魏胤听了不少人与器物间的故事。其中，有大叔碎了陪伴自己十多年的小酒盅，宁可花上数十倍的价钱也要修回来；有留学归来的姑娘破了陪伴自己在异国数年的廉价马克杯，一定要修回来；有怀念长辈情谊的男子，摔了初涉茶道时长辈送的茶壶，怎么也要修回来……许多时候，修一件瓷器，面对的不仅是冷冰冰的器物，而是一段人情冷暖。

魏胤说，人很奇怪，喜欢寄情于物。瓷器价值或有高低，而情谊大抵珍贵，因而他总是提醒自己要修好瓷器，其实也就是在修补他人生活。人到中年，见多世事，将心比心，唯有用心。

传道：守旧出新

锔瓷界有几大争议话题，激烈程度不亚于豆腐脑的咸甜战争，多年未分胜负。比如遵循传统的锔瓷匠坚持使用天然材料黏合接口，另一批较为激进的匠人则秉持与时俱进的观点，认为古时若有胶水，先辈亦会欣然用之。

某些方面，魏胤是个十足的守旧派。他坚持物理修复的方式，绝不使用化学胶水黏合，而是按照古法，以鸡蛋清混合石灰堵塞缝隙，因为这样绿色无毒，且不影响瓷器美感。

但假如你认为他是个严守古训的锔瓷传人，怕是要大失所望。

走进魏胤的工作间，除了常用工具，剩下的一大半，足以让一位“名门正派”的锔瓷匠人大开眼界。制作纱窗的压轮略作改造后被用以按压包边，这样压出的包边不会起翘；受进口工具启发自制的锤子可更换锤头，用于锔瓷的金属小件塑形，操作时更为顺手；随手剪下旧牛仔裤布条做成的沙袋，用来放置修补时的瓷器，简单的细节大大提升了稳定性……

一开始，为了寻求趁手的锔瓷工具，老魏四处搜购各式器械，奇形怪状的工具买了又扔，扔了又买。而随着他对锔瓷的感悟水涨船高，自行琢磨出来的工具越来越多。按照时下流行的说法——这个野路子出身的锔瓷匠可“硬核”得很。

自制工具为技术进步打下了基础。凭借动手能力强、搞过发明的老底子，老魏又对传统锔瓷的一些技艺进行大胆优化和创新。在较有难度的茶壶盖钮修复上，他就别开生面地独创了直孔钮、侧孔钮、空心钮、桥钮、实心钮等一系列破损修复技法，提升了操作安全性，解决了锔瓷界由来已久的技术难点。

“锔瓷工艺小众，很少有什么工具是专门用来做锔瓷的，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对于锔瓷的传承发展，魏胤有着自己的思考，“锔瓷想要发扬光大，在吸收前人好的经验和成果的同时，必须有适应时代的工艺革新，保持技术进步，绝不该停滞不前。”

除了自己造工具，魏胤对于交好的“同道中人”从不藏私，常常主动交流心得。

通过网络，魏胤结识了锔瓷界颇有名气的5位高手，6人一拍即合，建立了一个技术交流的微信群。众人戏称这个技术联盟为“中国科研锔”，一有空就在群里探讨技术话题，取得不少成果。

比如锔瓷常用纯锡为材料，而纯锡在加热之后流动性很强，不易控制。6人不断研究和实践，研发出一种全新配方的锡合金，可控性大大提高。这种锡合金也被业内称为“听话的锡”，大受锔瓷匠人欢迎。

近年来，慕名前来学艺的锔瓷爱好者络绎不绝，魏“锔座”的座下弟子来自五湖四海，有普通白领，也有企业老板，甚至不乏大学教授，而他从不倾囊相授。

“锔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老祖宗的绝学应该传下去。”在魏胤的身上，已有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手记

采访魏“锔座”时，恰逢在加拿大博物馆就职的策展师张东前来拜访。谈及锔瓷这一技艺，张东介绍，西方社会对瓷器的保护是预防式的，当年中国的瓷器传至国外，外国人会在上面按上某种特殊的保护结构，但要是真的摔碎了，也只有中国人会将其修补完好，继续使用。这是文化的不同。

中国人讲圆满。小说故事要有大团圆结局，瓷器破了要修复回来，真得彻底了，还得喊上几句“碎碎平安”，这背后是一种惜物惜福的文化基因。

可中国也讲经世致用。喝茶的紫砂壶即便易碎，还是要拿来喝茶，哪怕破了修好后依然要拿来喝茶，就算感情特殊，许多人也不会束之高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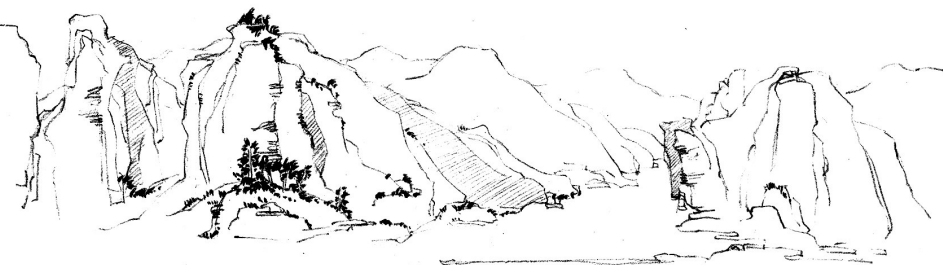
这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但在锔瓷这一技艺上完美融合。从中学，我们或许可以一窥中国人性格里的固执，也可称之为一种韧性。

往大了说，中华民族生息不息，传承不绝，又何尝不是一直走在追求完美和实用的道路上，跋涉不止。

魏胤讲，锔瓷是活在传统里的技艺。以前的人和事，大多不舍不弃，就算坏了，缝缝补补，救回来，还是可以很好地相处下去。今天很多人好像都不兴这一套了。

“现在都说可持续发展，还是要注意环保啊。”魏胤开着玩笑。

我深以为然。



猪娘龙潭生死劫

沈明杨遗稿 杨 崎整理

这是一个情报工作者革命生涯中惊心动魄的片段，也是战争年代很平常的往事。亲历者沈明杨，1947年起追随共产党，为党组织收集各种情报。解放初期，在仙居括苍山、大雷山和大洋山区剿匪斗争中，他三入匪穴，智引群魔，横扫残匪，贡献突出，被誉为“浙江的杨子荣”。此文讲述他在仙居剿匪斗争中的一次生死遭遇。在那个年代，如沈明杨这般的勇者志士还有很多，岁月不语，山水为证，他们应该被记住。

一

解放前夕，国民党安排了大批特务潜伏在浙江，提出建立党政军特四位一体的地下政权等一系列反动纲领，并委派了专员、县长，妄图凭借浙江沿海靠山的地理环境，建立所谓的“敌后游击根据地”。国民党叫嚣要与共产党“三争四反”，即争地盘、争群众、争力量，反参军、反清算、反征粮、反变革。

1949年7月5日，仙居县城解放；7月10日，仙居县人民政府成立。随后，各工作机构也陆续建立。为适应剿匪需要，根据第六（台州）地委指示，解放仙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军186团政委施义之兼任中共仙居县委书记。8月26日，施义之和县委委员田允尚前往下各镇桥头殿主持召开了各地区各村积极分子和社会各界名流会议，宣布成立朱北办事处（辖下各、朱溪两个区），任命潘行善为朱北办事处主任。会后，潘行善指派我为朱北办事处负责东南剿匪侦察总情报，兼鹭峰乡武工队长，配合186团完成剿匪任务。朱北办事处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我配合鹭峰乡乡长潘焕田收缴伪乡长潘行官的伪印章和伪文件。新建立的人民鹭峰乡政府办公场所设在马坪村大祠堂。

此时，仙居尽管县城已解放，但广大农村仍被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所控制。1949年8月29日，匪首朱继翰纠集国民党浙南行署第三支队顾世长和匪首王继学、应老三等400多人包围朱北办事处驻地，攻打了一天一夜。我跳出重围，向驻西吕的解放军185团三营报告要求增援；援军击败土匪，才使工作人员突围。9月3日，朱北办事处迁移到马坪村大祠堂，与鹭峰乡政府合并办公。

当时匪势十分猖狂，除仙居县城外，全县各乡村都是国民党匪徒控制地盘，他们到处攻打区乡政府。我和鹭峰乡乡长潘焕田等人白天在乡公所，夜晚出去打游击，睡在山上野外，一起经受风霜雨雪，日夜与国民党匪徒战斗。9月上旬，潘行善指示我物色杨通悦（当过伪警察）打人大战朱继翰匪部，为我送情报，而他企业老板，甚至不乏大学教授，而他从不倾囊相授。

“锔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老祖宗的绝学应该传下去。”在魏胤的身上，已有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

1950年春夏之交，趁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调防空虚，国民党残余土匪死灰复燃，破坏活动日渐猖獗。他们的反革命活动从地下逐渐发展到半公开甚至公开，从山区扩展至平原城乡，白色恐怖遍及全县。尤其在5、6月，各股匪部明目张胆纷纷向各村派匪粮匪捐，拦路抢劫，破门入户绑架勒索，奸淫妇女，强抢姑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仙居社会安定和土改工作的开展。

杨通悦村保长杨通湖，仗着外甥朱继翰是国民党苍北总队副指挥，更加神气活现，迫不及待与朱继翰谋划从匪捐中捞一把。以苍北总队官防的空白条子，由他填写强派全村匪粮计大米70担，银洋700元，每亩田上缴子弹100发，并在村张贴匪部布告：限期6月30日晚全部缴齐，谁家拖延拒缴的，倾家荡产，谁敢违抗，与共产党分子同罪格杀勿论。退出共产党组织的农联会组织，自动解职的均免于处理；参加共产党区、乡人员立即回家的，既往不咎；携枪反共论功任职；执迷不悟，株连全家。

在匪徒张贴的布告恐吓威胁下，杨通悦村个别农联会成员自动退出，部分农联会成员逃离本村。参加区中队的杨通仙父母吓破胆，强迫杨通仙脱离区中队回家。村民人心惶惶。唯独1948年就参加“地下农会，自卫抗匪”的民兵骨干聚集在老村长杨云来家议事。

“匪部怎么会知道我们村每户人的姓名？”

“我在喝开水时，听到有人低声说：‘他讲的对，匪徒确实像秋后蚂蚱……’我接着说：‘匪徒张贴布告威胁群众，其实那是一张即将归案招供的罪证。明天匪徒来收捐，就是自投罗网，我建议把所有民兵农会成员集中起来，团结一致，把去年用过的‘自卫抗匪’武器，自己造的大刀、土枪、土炮，重新拿出来发挥威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时，有人插话：“参加农会的部分人已逃到各村避难去了。”我说：“既然如此，能集中多少算多少。这件事由我负责，决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一群人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散会后，只听大家议论，“他回来就有办法，我们胆子也大了。”

（未完待续）

绘图 江竹铭

